

改变是一种常识： 一个中国建筑事务所的日常状态

Change is a Common Sense :
An Everyday Report from a Chinese Architectural Studio

庄慎 | ZHUANG Shen 华霞虹 | HUA Xiahong

中图分类号: TU20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740(2022)06-0016-11 DOI: 10.12285/jzs.20221130006

摘要: 本文以阿科米星建筑设计事务所的工作行为为例, 尝试探讨快速城市化语境下, 中国当代建筑师在本土环境中发展实践和探索建筑学认知及方法的可能性。主要从设计实践和理论研究两个维度, 介绍了阿科米星日常工作的整体状态, 包含与现实和市场相关的寻找工作面的方式与过程, 与认知、反思、反馈等相关的设计研究的发展与积累、团队内部结构的演变, 以及上述各方面的内在关联。通过剖解阿科米星工作团队十余年的实践历程与思考经历, 倡导中国实践建筑师与研究领域合作开展与本土现实紧密结合, 具有系统性、原创性和开拓性的设计研究。

关键词: 阿科米星、中国建筑事务所发展、工作面、设计研究、改变、实践、认知、方法

Abstract: Through introducing Atelier Archmixing's work and action, the paper argues how Chinese contemporary architects can develop their practice and find new architectural cognition and methodology in the local context of rapid urbanization. The everyday report of Atelier Archmixing follows two perspectives: the design practice and the theoretical reflection, from searching more working faces to meet the demands from market, to developing new cognitions, reflecting and responding through design research,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l these aspects. Through analyzing decades of practice and thinking from Atelier Archmixing, the authors provoke that architects collaborate with academic field to develop systematic, original and innovative design research rooted in the local reality.

Keywords: Atelier Archmixing,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design studio, Working surface, Design research, Change, Practice, Cognition, Methodology

行为是所处环境的反应。对于一项行为的深入剖解, 一方面可以看到其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状态; 另一方面可以探究行为与环境相互关联的机制与方式。作为阿科米星的创始合伙人和学术顾问, 我们通过本文分析阿科米星建筑设计事务所(以下简称阿科米星)的工作行为, 尝试探讨中国建筑事务所在本土环境中发展实践和探索建筑学认知及方法的可能性。

阿科米星于2009年7月在上海成立, 由庄慎、任皓创建, 唐煜、朱捷加入合伙, 华霞虹担任学术顾问(图1)。阿科米星的成长正值中国快

速城市化发展阶段, 事务所又长期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作为实践基地。事务所主要关注中国城市普通建筑的发展变化, 以及未来建筑发展变化的可能性, 并以此作为主要工作面。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们和学术顾问都在中国接受全部专业教育, 且均已在本土从事建筑实践超过二十年。中国数十年的快速城市化, 以及由此推动的社会、经济、文化、技术的巨变是我们实践的特定语境, 纷繁复杂的中国城市(乡)建成环境、社会需求和技术应用的现状是我们设计的出发点。在本土现实中试图发现建筑学的新经验和新方法, 一直

作者:

庄慎,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 阿科米星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主持建筑师;
华霞虹(通讯作者),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阿科米星建筑设计事务所学术顾问。



图1: 阿科米星合伙人庄慎(中)、任皓(左2)、唐煜(右1)、朱捷(右2)以及学术顾问华霞虹(左1)



图2: 阿那亚金山岭艺术中心

是我们工作的动力。为此，我们主张实践与认知一体化，并一直把自己作为实验对象，将实践、行动、实验与研究、反思、拓展融为一体，事务所的发展呈现为一种不断变化生长的过程。

基于上述事实，相对于展示少数代表性项目，对于阿科米星整体工作状态的描述更能全面深入地反映一个中国本土建筑事务所的发展理念和宏观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本文拟从两个彼此融合且互相成就的维度，一个是与现实、市场息息相关的设计实践维度——寻找工作面；另一个是融合具体实践与总结反思的理论研究维度——设计研究，来剖解阿科米星的整体工作与意义。由于阿科米星的各类工作和行为始终与中国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建筑的发展相适应并紧密结合，所以这一小型独立建筑事务所全面的工作状态也可能成为一个小小的切口，折射出中国城市与建筑的整体变迁，以及中国当代建筑师共同面临的理论焦虑、实践挑战以及相应的专业思考和应对。

一、在实践——认知中寻找工作面

对阿科米星而言，寻找工作面比寻找项目或寻找项目类型更为重要。

虽然阿科米星成立之时，中国建筑市场仍处于兴盛阶段，且主持建筑师们已有多年工作积累，原则上并不缺少项目，但如何获得合适的项目始终是事务所运营

的关键。这一方面是本土小型独立事务所在市场竞争中普遍面临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对项目类型、环境、复杂度、实施性等方面的主动选择，过滤掉了不少“不合适”——不具学术研究可能的项目。事务所主动开拓，寻找新的工作面，结果并非某项设计或某个类型的建筑，而是发现既能跳出行业内卷，又能尝试研究并从中获得新认知、新方法的工作类型，这才是我们要寻找的工作面。

1. “快半步”意识——阿科米星工作面的产生与演化

阿科米星在寻找工作面时始终有一个原则：比大部分设计机构“快半步”捕捉到新的设计类型。这既是生存需求，也是设计研究和建筑学研究所驱动。当下中国，要开展通识性与基础性的空间原理与设计方法研究，实践是十分有效的途径。但要避免完全陷入空间生产的大系统，必须有跳出系统的主动意识和方法；要获得更大量、更多元、更全面的实践和检验思想的机会，需要尽力拓展项目来源。

从成立以来，阿科米星总比别人“快半步”寻找工作面，方法是主动地寻找别人并未发现的或者并不在意的实践机遇。以下介绍代表性的方法和过程：

(1) 整体性思维/关系中的形式手法

阿科米星设计实践中一直采用的形式与空间处理手法是在阿科米星成立之

前就形成的，源于庄慎的硕士论文《中国庭院的生命精神》(1997年)^①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的研究。不同于通常的空间或形式美学，这是一种遵从整体性思维，产生于多样关系中的空间手法，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思维中对于宇宙世界这样的大整体的体认与表现。简言之，是认为事物都处于一个更大的整体之中，事物与整体之间的一致性和紧密联系是事物存在的本质意义。但也可以采取特别的手法，通过体认事物的局部关系来开启对于整体存在的体认。最初，为了在做注重建筑本身自治性的设计时有自己的手法特征以获取市场的差异认同，我们把这种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观念与呈现手法转化为空间设计的观念与手法。这种方法具有较强的相对性，可以在复杂体系中灵活地建构关系，形式呈现多元，识别度弹性大，内含于阿科米星后期每个具体设计中。例如在阿那亚金山岭艺术中心(2018—2021年)的设计中(图2)，为了形成一种有独特观山体验的多功能空间，建筑被设计为由一组位置自然分布的小“柱亭”组成的一个“大亭子”空间形式，外部的风景在粗大的“柱亭”之间被分割、打断，但最终在行走往返中被意识连缀，使人们体验到整体的山峦。^②这种整体性思维和关系中的形式手法为我们日后形成系统思维与局部自治的观念，探索新的工作面打下了形式基础。

(2) “阿科米星” / 消费逻辑的启示 / 混合建筑的组织理念

“阿科米星”是英文“Archmixing”的中文谐音，意为“混合建筑”，旨在“消除从专业领域到社会价值评判的各种狭隘限制，不放弃尝试各种可能性”。事实上，庄慎早在2003年的路桥小商业项目(图3)中就采用了将建筑师的控制性设计与专业古建筑施工方的自主设计建造相混合，将现代的混凝土院墙与传统的民居构造组合在一起的设计组织方式，以解决风格与有效的设计审批与施工组织等实际问题。受到华霞虹在博士论文《消融与转变：消费文化中的建筑》(2007年)^③中对消费文化逻辑的分析的启发，成立阿科米星以后，这种理念进一步突破了原来认知的范畴。我们把开拓实践可能性的注意力转向仿效大众文化的符号逻辑，不再受限于项目、类型、形式、意义等固有秩序，在设计中自由组织不同的类型模式，也首次认知到设计、建筑师与生产体系的关系。阿科米星此后持续发展的认知，包括关注日常城市、使用、改变、大系统、技术、未来等可以说是由此开始的。同时也首次建立了我们在中国现实中实践的信心与兴趣，认为中国的现实正是最好的研究对象与机会，可以用来反思既有建筑学，创造新的认知。也是从那时起，我们开始朦胧意识到，把自己的实践当成手段，是研究的好方式。

(3) 短暂的乡建设计 / 有效建造

在寻找工作面的过程中，乡村与乡村的设计阿科米星进入得很早，也离开得很早。相关实践包括苏州东山的民宿茶室“双栖斋”(2012年)(图4)、江苏黎里古镇的旧厂房综合改造“黎里”(2012年)、江苏芦墟镇的民宿“上下居”(2012年)、浙江莫干山庾村文化市集蚕种场改造(2012—2013年)、南京桦墅乡的“桦墅乡村工作室”(2015年)等。乡建给我们最有价值的经验是有效建造^④，这和城市建筑改变的自主建造中呈现的建造原则有相通之处。不过，我们也很快看到乡建大多是单一的资本下乡扩张、表面化的运

动、无差异的创作捷径，缺乏真正有益的价值与专业的思考，因此很快撤出了这个工作面。

(4) 城市建筑师 / 改造

上海的城市建筑空间使用状态丰富，变化频繁，因此城市建筑的改造，很早出现在阿科米星的任务中，也一直被事务所重视。我们曾开玩笑说，有多少新建筑，就有多少不合使用要求需要被改造的建筑，我们做改造就行了。阿科米星曾改造过各种类型的设计：传统的建筑、新建的建筑、正在施工的建筑、还未施工的建筑、还是图纸的建筑^⑤。在我们的项目中，改造一直占据近一半的工作量。例如上海嘉定新城规划展示馆(2009/2018年)(图5)、上海衡山路890弄8号楼立面改造(2012—2014年)、常州棉仓城市客厅(2017—2018年)(图6)等。常州棉仓案例将一个市郊的厂房改造为一个网上服饰品牌的线下体验店。设计将原有单层排架结构的厂房作为既有遮蔽空间，设计了两个“屋中屋”：钢结构的服装线下店和钢木结构的餐饮店。对于屋中屋与厂房内其他的空间，分别采用不同的环境调控措施，同时将建筑、结构、设备完全一体化，形成功

能与视觉体验的整体^⑥。嘉定规划展示馆则在9年间改造了两次。2009年，我们把一个厂房改为这个集办公与规划展示的综合建筑；2018年，又由我们进行了第二轮改造，以适应全展示的使用需求。

这些改造工作让我们有更多机会看到建筑使用开始后其生命的变化状态，包括使用时产生的矛盾、采用何种方式可以有效地解决等，也让我们意识到建筑的改变是周而复始的。这些为我们提出建筑改变的研究面与各种相关概念提供了实践问题来源，也奠定了研究的感性基础。

(5) 改变 / 使用 / 普通建筑与日常城市

阿科米星的主持建筑师们接受的是传统的着重建筑自治性的专业训练，但在中国现实中的实践使我们逐渐明白：依循传统设计理念的建筑，其内部稳态体系的预设现实快速的使用变更下其实十分脆弱，而且互联网等大系统技术也会使独立的建筑本身越来越成为系统中的部分，这些因素共同消解了现代建筑凭借稳定持久的结构、经年不变的设备系统、成熟的形式美学建构起来的设计的自治性与内稳态。由此，我们开始将对于建筑与设计的认识视野从设计——建成的单向任务扩展为被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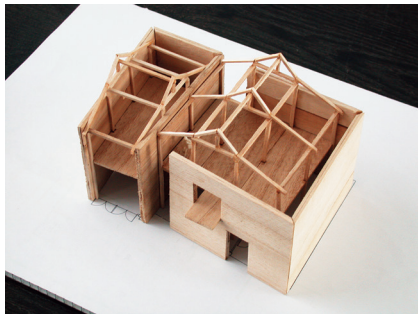


图3: 路桥旧建改造



图4: 双栖斋



图5: 嘉定新城规划展示馆



图6: 常州棉仓城市客厅

用的建筑的全生命周期。日常城市众多的普通建筑，及其在使用中涌现的变化的典型特征，由此进入我们的研究与实践范畴，成为我们主要的工作面。在工作中，我们也认识到，日常性在中国，既体现在普通的城市建筑的使用和改变上，也体现在今天互联网商业、数字金融等新技术工具所形成的新的日常基础设施上。它们改变和塑造了我们的生活。我们通过这些工作，探索了空间精细化设计的策略，也更为理解关于使用与建筑同步性的问题。

例如，上海永嘉路口袋广场（2017—2019年）反映了城市社区对日常公共空间的使用需求（图7）。该广场坐落于上海市中心的历史街区，周边是老式的里弄住宅，相隔不远的永康路和襄阳南路街道则聚集了新兴的充满活力的商业。政府希望将危房拆除并改造为供市民公共交流的活动空间。熟悉与多变，是我们为其营造的日常基调。设计主要引进了钢木结构的开敞围廊，围廊下设有座位，中间广场为旱地喷泉，塑造出宜静宜动的空间氛围和多样的使用可能。尽端设有便民服务站，和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砖红色的铺地和嫩绿色的钢柱与街道和两侧的住宅融合在一起，形成来往行人、附近居民眼里熟悉的风景^⑦。再如，上海宝山陈化成纪念馆移建改造（2014—2015年）（图8），显示了日常空间和纪念性空间融合并存的一种可能性。引进普通的建筑类型进行周密的空间设计，营造适宜的公共空间和恰当的纪念氛围；通过对常见材料和构造的精准选择和控制来实现日常感和严肃感，是该

设计的主要着力点。针对日常环境中普通建筑的改造，控制设计的力量和欲望，强调建筑学的运用而非创造，不仅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态度和方法，也蕴含着揭示平常生活本身张力的新契机^⑧。

（6）改变 / 系统 / 空间技术化与未来空间

按照我们关于改变的设计研究，如果日常的使用与建筑不同步，就会引起既有建筑的变化；而社会经济和生产体系的发展需要，则会推动技术与建筑的不同步，这都会改变未来的建筑。虽然阿科米星现在在大部分设计工作还是新建、改造以及大量的日常城市中的普通建筑，但是我们已开始主动寻求未来的工作面。这方面我们聚焦的是空间的技术化，认为空间不仅是承载技术变化的容器，本身也是实验技术变化的对象。为此，我们曾设计过利用智能化立库与AGV机器人创造不同使用场景的“未来城市之家”（2018年）^⑨（图9）；也成立了向声葵听觉空间工作室，

探索听觉感知创造与空间设计的结合；还成立了平行空间工作室，探索虚拟空间设计及其应用场景，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的融合需求、原理与方式。

（7）复杂人工世界的设计原理与方法

复杂人工世界的设计原理与方法，是阿科米星的最后目标，是我们实践与研究工作的最终理想。前期所有的工作，都将为这个最终具有统一性的工作面做基础与预备。我们认为，我们身处在一个复杂的人工系统里。我们的世界——由各种人工干预、技术组合形成的新系统生态，终将变得日益复杂，并超出人类有局限的认知能力和掌控能力。而且系统的发展最终也会挑战人类的生存基础。学科需要有效回答的问题包括：若身处无法完全预知与理解的世界中，如何设计？当系统的发展超出人类的耐受，将如何解决？这也是我们工作最大的动力与兴趣，我们工作的行动、构架、方式，都是逐渐趋近围绕这个工作面渐渐自觉进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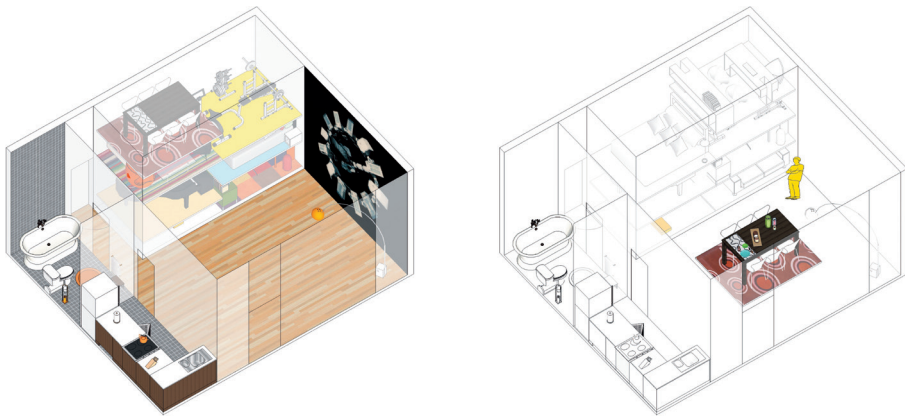


图9：空间概念：“舞台”与智能立库（左）；“舞台”中布置出生活场景（右）



图7：永嘉路口袋广场



图8：宝山陈化成纪念馆移建改造

2. “内在互动”(Intra-Action)^⑩——阿科米星内部结构的演化

寻找工作面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面对外部实践环境的变化，发现、产生新认知、新方法的过程，同时也是阿科米星自身工作方法与内部组织结构发生改变的过程。阿科米星有四个合伙人，成立之初规模较小，多合伙人仿佛“大马拉小车”。随着工作的不断开拓，认知的不断更新，且需要各种行动介入时，多合伙人的紧密合作与合理分工，就变得至关重要。成立至今，阿科米星的内部结构，包括内部组织、人员分工，甚至工作室空间，都在不断变化。

(1) 实践与学术并重的初始构架

阿科米星最初的人事构架与大部分合伙事务所类似：四位合伙人都是建筑专业背景，与7位设计师的关系，基本属于扁平结构。唯一与众不同的是，阿科米星的基因是实践与设计研究并重的，事务所一开始就设有学术顾问，还有一位专门的媒体助理，同时辅助学术研究，这样的基因也使媒体助理之后成为独立的媒介部。

为了促进实践与学术研究的交流，阿科米星在2010年就创建了星社区文化沙

龙，每年四期公共讲座，邀请年轻的研究者或建筑师分享原创的研究成果（通常是新完成的博士论文），与实践建筑师和相关从业人员交流互动，到2021年已组织了36回。这个四季沙龙，最初是在阿科米星工作室的多功能空间举行的，正是后来“那行空间”的起源（图10）。

(2) “搬家记”与城市游牧

2009—2014年，阿科米星工作室租用一个空置的社区幼儿园，位于上海市中心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旧居住区内，有很大的院落。因为租约无法再续，2014—2019年，阿科米星选择了“一年一个工作室”的工作方式，每年结合城市研究的选址，在上海把工作室搬来搬去换到不同的区域^⑪。这不仅是我们研究城市的过程，也是一项以自身为对象的空间改变与使用实验，甚至更像一次次的自我冒险。工作室游牧的过程对阿科米星的成长与工作，对于建筑师的认知，后来证明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深刻切身体会了空间的适应性与人的使用适应性，更理解上海城市建筑环境，更有信心和兴趣开展关于改变的城市建筑研究，更自觉适应地把自己当成实验对象，这才有了后来“那行空间”与移动办公的设想（图11）。

(3) “那行”与分工的合伙人

“那行”(Nextmixing)是在“一年一个工作室”的搬家过程中从阿科米星分离出来的一个空间，用作文化交流与空间运营。2016年夏天成立时，仅仅基于一个简单的问题：“单纯的空间，在市场上能满足不同的使用而存活吗？”经过“那行”1.0(2016—2019年)与“那行”2.0(2019—2022年)的探索和发展，每年以近百场的频率举办着设计、插画、声音、表演、文学、美食、商务和学术交流等各种活动，“那行空间”的运营实践使我们多了一重就近观察空间使用方式的维度，更直接深入地理解中国城市环境下空间设计与使用的真实含义。更重要的，在此过程中，原来一起从事传统建筑设计和管理的老四位合伙人开始分工操持两个工作性质不尽相同的机构，即在一个大框架内分别向多元的方向配合探索，这为之后着眼于空间技术化的未来空间实践和研究打下了基础（图12）。

(4) 移动办公

阿科米星从2018年中旬开始主动计划并实施移动云工作模式，这是在“一年一个工作室”的“城市游牧”经验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具体采用的“移动云+固定办公室”工作模式，类似一种可线上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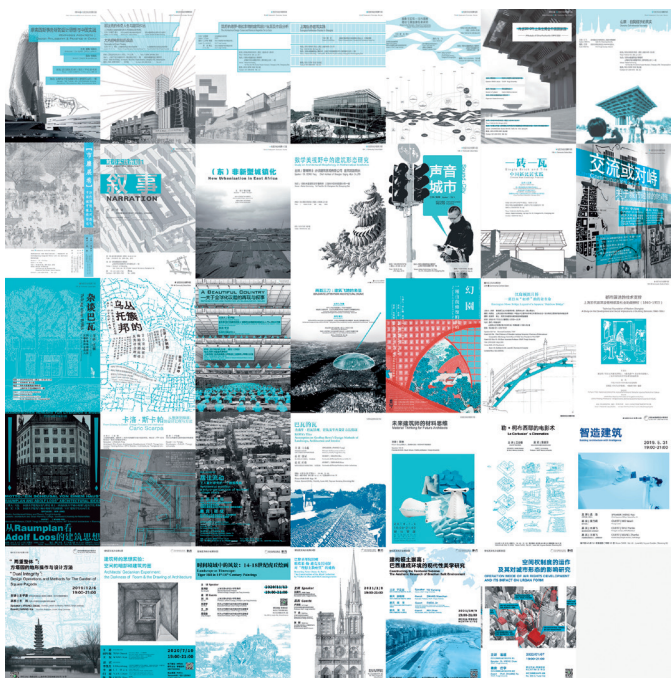


图10：阿科米星文化沙龙海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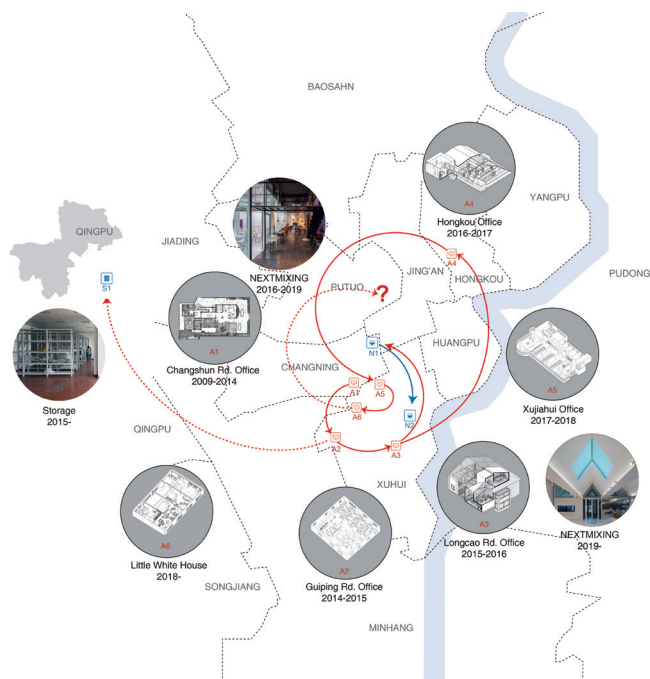


图11：“一年一个工作室”



图12: 那行1.0戏剧活动现场



图13: 新天地临时读书空间

下,可聚集可远程的双系统模式,通过技术软硬件与工作制度的组合,实现实体空间与网络空间的结合使用。移动办公是一种组织制度,但移动云工作模式却是一种专门的设计——以自己为实验对象,尝试建立更有效与友好的工作模式。这一模式设计的外部环境就是日益复杂、未知的人工世界。同时,用实验来观察和研究技术与各类隐形化的大系统,诸如互联—物联网、物流系统、智能化技术等对物质空间的未来将产生何种影响,以及人的使用如何适应可能不断改变的空间环境等。这项工作也属于阿科米星整体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可归在对于未来建筑的变化和使用的设计研究之下。

(5) “平行空间”

“平行空间”是阿科米星于2020年创建的以研究空间技术化为主要方向的科技工作室,也是全国第一个由实践类事务所主导的面向未来虚实贯穿的设计工作室。这个工作室旨在拓展我们未来空间的工作面,更好理解空间的物质属性,最终达成空间与新技术融合的理想状态。同时,“平行空间”也是我们实践“未来建筑如何改变”的理论推想实验平台。

(6) “向声葵”

“向声葵”听觉空间设计工作室(HELI-AURAL Studio),是专注于声音与空间综合研究的工作室,团队汇集国内顶尖的声音艺术家、建筑师以及数字技术工程师。这个跨学科合作平台的成立源于一个城市临时项目——新天地临时读书空间(2015年)

(图13),通过与声音艺术家合作,我们不仅发现了创造新的声音环境能改变空间体验,也得到启发:重新组合人的知觉,并与空间设计相结合具有探索潜力,可以与未来的技术结合,作为空间技术化与使用体验的一个实践研究切入点。因此,成立“向声葵”工作室,是获取知觉与空间关系方面认知的需要,已完成天等路听觉公共空间(2019—2021年)、江苏溧阳“观音塔”(2021年)等项目。

(7) 阿科米星与未来空间研究中心

阿科米星在多年研究中体会到,对未来空间改变的设计研究,因为涉及大系统与空间技术化,需要更多横向资源支撑。借助主持建筑师庄慎被聘为上海交大设计学院实践型教授的契机,2020年在学院成立了未来空间研究中心,整合学术人才,计划将其建立为国内研究建筑学面对未来处于复杂人工世界内的空间设计发展、变化、本质、原理、方法的前沿科研团队。

(8) 内在互动(Intra-Action)与“阿米吧”

回顾伴随工作面演变的阿科米星的内部结构时,会发现它不知不觉呈现几个工作板块自然的整体性的生成变化。作为总控、基础与侧重实体空间设计的阿科米星,作为空间技术化方向、从事虚拟空间架构的平行空间工作室,作为空间使用与策划的综合媒介与那行团队,作为知觉空间创造的向声葵团队,以及作为未来空间理论研究的未来空间研究中心,它们都不是孤立的团队,而是相互可以组合的团队,共同指向复杂人工世界的设计原理与方法的

实践与设计研究。这些团队不再只是阿科米星的附属,而是共同结合为一个整体,我们设想它们随着外界环境变化的状态犹如一个细胞的内部变化——“内在互动”(Intra-Action)。通过将实践、行动、实验、研究、反思、拓展融合为一体,事务所把整个的工作机制和工作室的内部结构变成了一种可以不断生长变化的状态和结构,就像阿米巴虫(amoeba)的变形行为^⑩,我们决定把这个适应团队工作变化的新组织命名为“阿米吧”。

二、在认知——实践中开展设计研究

能够带来新的认知与方法的设计研究一直是阿科米星工作的内在动力。快速城市化的空间生产带来的副作用是粗制滥造的空间品质、建筑学专业的深度研究无暇被顾及、建筑师的社会地位大幅降低等问题。对此,早在阿科米星成立之前,我们就自问:建筑学还有什么用?建筑师还能干什么?我们的设计研究正是从这样的诉求中产生的,并且认为,有意义的设计研究必须带来新的认知与实践方法。产生这样的设计研究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大量与众不同的实践;二是在实践中发现并确立有价值的研究问题。中国特有的快速城市化所形成的大量城市与建筑现象、项目及其潜在的规律,可以保证第一个条件,而实践者持久、多元、敏感的实践能力,将是第二个条件的保证。

1. 当前中国设计研究存在的问题

在数十年的建筑空间快速积累之后，中国现在仍然非常缺乏来自回应本土问题的高质量的设计研究。建筑学领域现有的大量成果，一方面较为碎片化，另一方面大多偏重用传统的学说与历史的启示等既有理论框架来解释当下中国的建成状态，用传统延续下来的话语来描述新生的实践差异，导致忽略或模糊中国当代建筑独特的差异，更难以获得新的发现和认知。设计研究与设计实践的大量脱节和不适应，造成概念、理论上的诸多困扰，我们认为这样的状况一直在影响中国建筑学的良性发展。在拥有全世界最大城市建设体量的数十年间，中国很可惜未能产生对建筑学具有原创性的系统认知和理论，也未能形成让中国设计专业群体共鸣的理论语境。久而久之，对于产生本土的，或是超越本土的新的建筑学认知的可能性也越来越缺乏信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实践建筑师缺位设计研究

中国绝大部分实践建筑师或投身于生产生意当中，或受困于高强度的工作，缺乏时间与精力从学科层面回顾总结和反思实践。他们采用既有方式或者借鉴的方式为市场提供服务，遇到矛盾与不适应也很少去思考背后深层的学术原因。同时，长久以来，中国学界形成了理论与实践关系过于简单化的认识误区，甚至认为理论话语从认知上高于实践，而设计理论属于学者的工作范围，甚至设计研究也是，然而，真正原创性、有深度的设计研究很难从在设计环境以外观察获得，它离不开实践，因此不是理论学者能够独立承担的。我们很遗憾地看到，中国建筑界迄今尚未形成产业发展与建筑文化研究的互相配合。

(2) 设计研究不系统

设计研究不系统往往也是忽视建筑设计的外部环境造成的。按以往有效的典型经验，大多数关于设计的研究理论只要注重建筑的内部环境结构，以及决定它的外部环境的少数关键影响因素即可。但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复杂环境下，这样的研究

视角和方法并不适用，还可能忽略更关键的决定因素，一方面让设计的现实有效性打折扣，另一方面缺乏建立建筑与现实大系统的关联意识，因此失去调整和扩展理论认知的机会。

(3) 设计研究脱离实践

设计研究脱离实践是指无法从实践中看到新的有价值的研究问题。虽然感受到现实情况与理论情况的差异，但局限于既有理论的约束，最终还是试图从既有理论体系中寻找解释，对于反思既有理论与体系缺乏信心。

(4) 设计研究缺少本土语境

设计研究缺少本土语境是指认为本土语境缺少符合既有建筑学理论的价值，或者大量的“烂设计”是一种品质低下的模仿与生产，没有意识到数量、速度、混杂、涌现本身的与众不同中，必然也存在前人未曾遇到和总结的规律与趋势。

2. 实践者从事设计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为什么需要实践者从事设计研究？第一是能够接触到最复杂的内容。实践者直接面对现实、具体的设计项目，其设计需要经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和改变的挑战，最终设计成果还需接受社会使用的检验。在实际工作中最简单的设计类型中，也折射和反映了社会和经济的复杂状态，会产生意想不到，或者在理论和书本上不曾出现的复杂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是本质

性的。如果能被认真思考的话，常常涉及决定设计的目的、环境和方法的完整环节，通过这些问题，敏感的研究者可以捕捉到本土现实环境中建筑学可能的应用原理和新方法。第二是能够对设想的应用或者设计原理与方法开展及时的实验并获得反馈。一个成熟的认知与方法，从来都不是一次性建立的，而是处于获得认识——寻找方法——进行实验——产生反馈——调整认识——调整方法——进行实验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中，需要不断采取行动——反馈——调整——行动的方式来实施和检验。实践者拥有的行动机会比在纸上的闭合推理和模拟，具有更真实、更有效的作用。

3. 本土环境与现象的启示 / 阿科米星的城市研究

中国快速城市化与高度的时空压缩，把建筑物质空间、设计、建造与之后使用与改变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用各种表现清晰地展示了出来。这些建筑生命的全周期现象无处不在地存在于城市的各类普通建筑之中，这在中国似乎已经是一种常识，但基本设计研究却对之视而不见。阿科米星在上海不同区域的城市研究正是要关注这种常识背后是否存在建筑学的新认知。事务所利用每年游牧搬家会在上海不同区域工作和生活一年的机会（图14），选择性地深入研究城市建筑的某



图14:《虹口1617》展览现场

种改变状态。得益于融合这样的城市研究和建筑项目的设计实践并开展理论反思，阿科米星在认知论上提出了“空间冗余” (spatial redundancy)、改变中的“中性的建筑” (neutral architecture) 等概念^⑮，在实践对象上发现了“局部”与“内部”领域，在方法论上形成了“整理”“调整”等策略。

4. 在实践中发现研究问题，建立研究目标

阿科米星各类工作存在很强的持续性和积累归纳的特征。长久以来，我们会通过不同的实践来获取问题，观察身边的城市现象，从上海日常城市的改变和使用现象中发现我们的研究面。更进一步，还会在此基础上发掘研究问题的概念及其更新的逻辑，我们已习惯采用不断整理归纳和逐步建立认知关系的方法来工作，也善于自己创立概念系统和结构图表。就像在回顾事务所成立十年的作品集与理论文集两本书中，我们建构出“改变”这个主题的整体图表，其中一半是已经实现的对于既有建筑改变的研究认知、方法和工作面，另一半是对未来由经济生产带来的自上而下的空间改变需求，以及因此可能产生的认知工作面、原则和方法。后者现在还只

是推测，但它与现实的、已经完成的图景，合成了关于“建筑改变”的整体概念。因此，它既是一个总结，也是一张设计研究的蓝图 (图 15)。

5. 行动——反馈——认知——行动的方法模式

行动，是我们身处中国的实践现实中，经过比较认为最为有效的设计研究方式。这种包含行动——反馈——认知——行动的循环往复的设计研究模式，也是在当代充满复杂性的环境里寻找目标解决方案的一种途径。传统建筑学拥有的一种有效方法是，一旦明确了目标，如果将方法与环境影响尽量分离，就能获得一个简洁有效的解决方案。很多优秀的经典建筑都采用这一设计方法，整个建筑的内部结构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建筑学的确具备很强的内稳态，我们一直习惯以此抵抗外界系统的复杂性和使用过程中的变化。

然而，在当今以及未来的建筑发展和社会需求下，这样的稳定性将越来越受到挑战。首先，中国社会经济和人们生活使用层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比如互联网经济已深入每个人的生活，人工智能系统等新基础设施的发展进一步加速生活的

变化，也会对空间和它所支撑的功能产生挑战。其次，新材料、新技术、新系统的革命可能性是一种必然趋势。再次，建筑空间在今天社会生产中的位置，不仅是产品本身，也是包容新技术产品的重要载体。在这些巨大的、潜在的变化面前，以往系统的稳定状态需要迁升为一种新的稳定状态 (图 16)。

期间面对各种各样的复杂因素和复杂情况，相应地需要新的认识和新的方法。这一过程将更像在未知的迷宫中寻找出路，需要不断地反馈与建构，就如同人体的白细胞在面对入侵者时，需要做出适应性的反应调整来进行匹配和应对。阿科米星认识到这一点后，就开始自觉从自身的工作和研究出发，采用行动的方法。因为在行动中就蕴含着行动与反馈的一种本能。

6. 设计研究内容

关于设计研究的内容，阿科米星更在意其应用性。我们认为，设计的方法来源于对世界的认知，认知方法与工作对象是紧密联系的整体，好的方法必须是在应用中有效的方法。自然地，阿科米星的设计研究紧紧围绕对于现实和未来的实践、工作有意义的设计认知、工作对象以及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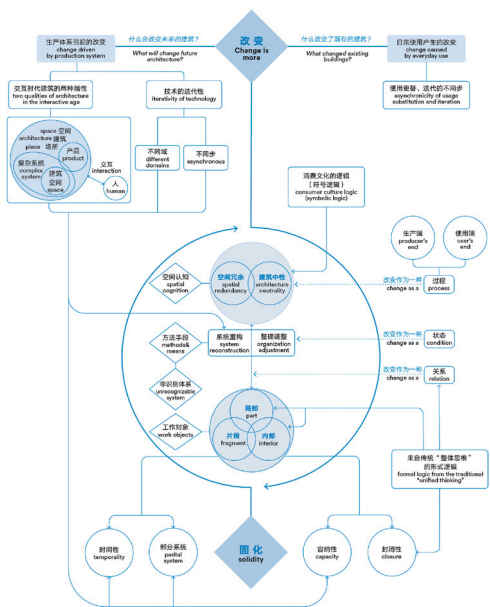


图 15: 阿科米星设计研究“改变”的理论框架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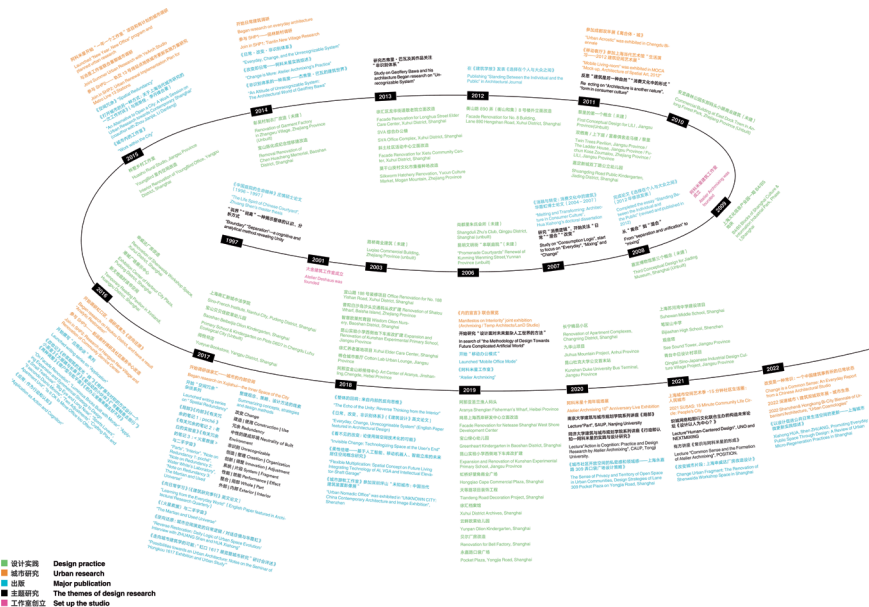


图 16: 阿科米星实践与研究

(1) 认知：空间冗余与建筑中性

空间冗余和建筑中性，是我们从中国城市实践中获得的认知。

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中国城市的活动密度急剧增加，城市建筑日常使用的变量不断增大，改变和调整日益频繁。改变在时间向度上加速积累空间的变化，使空间的冗余变得显著，这种激增与改变既涉及城市物质空间，也涉及其符号和意义。阿科米星使用“空间冗余”（spatial redundancy）一词来描述这种复杂共存的城市的自然状态，希望从另一种角度审视城市建筑的生存规律，也将建筑学放置到更远的历史周期，更广泛的存在状态下进行审度和反思。从过程的角度，我们用“中性”（neutrality）来描述一个建筑从建成并摆脱原始意义之后的一种生长状态。既有的物质空间和符号意义成为一种中性的存在，在后续的改变和调整中就可以等同视之。

之前举例的阿那亚金山岭艺术中心，15个各具功能的砖砌“柱亭”共同组织出一个被覆盖的“大砖亭”，正是一种建筑中性与空间冗余的设定。另一案例贝贝佳欧莱幼儿园（2017年）是用原社区服务建筑改建成的（图17）。为获得更多实用的教室与灵活的活动用房，又能塑造空间的趣味性，设计用平实紧凑的方式妥帖安排功能布局后，将注意力转向利用层高高度资源，在同一空间中形成了不一样的尺度体验。对于幼儿，吊顶区低矮的空间适合单独玩耍、游戏，非吊顶区的高空间营造公共氛围，老师和孩子可围坐其下展开活动。高低宽窄不一的吊顶改变使原本中性

的空间变得富有节奏和张力^⑭。

(2) 对象：局部与内部

局部与内部，是阿科米星为自己找到的工作面概念。局部、内部由空间冗余引起，是空间冗余的一个侧面，也是其中一部分。

局部和我们的城市工作有最紧密的关联。建筑局部的独立意义，会在城市建筑的使用、改变过程中显露出来。城市当中一段变化，一处加建，一个既有建筑物的后续附属物，往往区别于原来建筑的功能设定，形成自己新的使用方式，并对城市有所影响。例如阿科米星的上海龙华街道老人院改造（2015—2017年），开始是一项简单的立面美化与改造工作，最终成为从局部入手的一项空间改造（图18）。在闲置的屋顶为每层老人添置一间阳光公共活动室；打通每间房间原来相互隔离的阳台，并将空间外机移出另置，形成公共开放的共享交流空间，弥补原来设计中的不足。在形式上，这些创新的动作采用类似“城市搭建”的局部改造的有效方式，也体现了我们对城市生活的观察。

内部与其说是一个类似局部的概念，不如说它具有“另一种维度”。在阿科米

星的工作中，内部是一个在设计观念上与建筑外在的形态和空间一样具备独立意义的重要实践方向。阿科米星将既有的城市与建筑作为自然之物，在这之中，重新组织、利用、创造新的内部可能。例如阿科米星的天等路办公改造在把厂房改造为普通办公空间时，埋入一个可供周边社区独立使用的多义公共空间，可以通过单独设计的路径进入。这一内部空间通过移动门的封闭与开放，与办公空间灵活组合与分离。还通过听觉设计，形成一个沉浸式的声音空间（图19）。

(3) 方法：调整与适应

调整与适应就是对应的短时与长期的设计手法。

这与我们在城市研究里看到的建筑的自然使用和改变的状态完全一致。这种整理与调整的方式已成为阿科米星的主要设计方法。比如龙华老人院加建式样的处理。另一方面，新的技术发展与生产消费系统的模式改变也势不可挡地带来建筑在大的社会生产体系里的重新定位。使用引发的改变主要体现在建成后的日常使用对于空间的整理与调整上。生产体系引发的改变则主要体现在对于空间与建筑的系统重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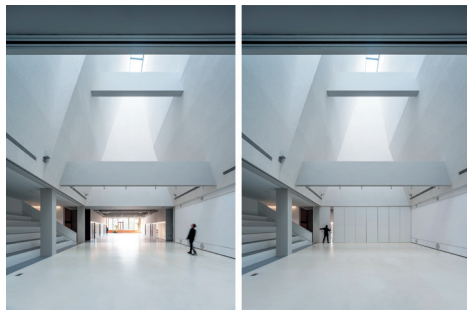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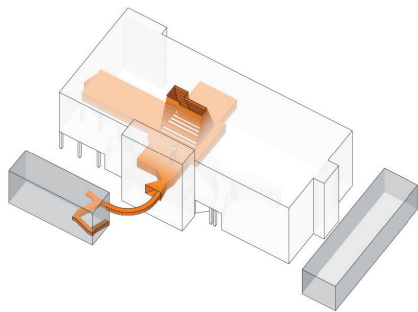


图19：左图/项目概念分析图；右图/天等路办公改造中庭空间



图17：宝山贝贝佳欧莱幼儿园



图18：徐汇龙华街道敬老院外立面设计

上。这两种在我们看来都可以变为调整与适应的具体设计方法。

(4) “改变”作为研究方向

事务所自身的搬家、那行等行动实验、城市研究、设计研究，对于城市建筑的认知、方法、工作面，这些渐渐共同形成阿科米星一个大的研究方向：建筑的“改变”。

我们认为，改变是事物的“自然”属性，它不仅属于城市和建筑，它也属于万事万物。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的状态当中——这也是建成环境身在其中的世界。改变如此普遍，建筑学不再试图思考其专业属性，久而久之，成为专业认知的一个盲点。这并不是说建筑学只关注固定的状态，而是建筑学以往的研究、工作思维与关注点，习惯放在从概念预设到如何实现上，即使重视变化，大多也是设计可以预期的变化或者是希望控制的变化，并会归纳其类型，不知不觉中形成了固化的思维。面对意料之外的，或不受原来概念控制的变化——那些往往要发生在建成之后的使用，以及由其他力量和因素推动的变化时，既有建筑学往往缺乏认知和敏感性。

研究“改变”是一个对于常识的专业反思。城市与建筑的改变是一种独特的常识。一方面，改变涉及显性的物质变化，与物质和使用自然的属性有关，我们很容易熟视无睹；另一方面，改变是一种隐性的控制力量，发生在具体社会生活与宏观生产体系的变化推动之中，是系统力量的结果，我们同样会沉浸其中难以察觉。而建筑学如果能在常识层面产生新的认知与方法，一定会带来很大的影响面，足以令人兴奋。

阿科米星视为研究方向的改变包含两个议题：“什么改变了既有的建筑？什么会改变未来的建筑？”分别引导我们对当下的与未来的建筑改变开展研究。初步的认识是：既有建筑改变的主要原因是日常使用，使用的迭代与建筑物质变化的不同步引起改变。生产体系更新也会引发改变，技术的迭代与建筑的物质变化不同步，而且也会不同域，必将推动改变。这把阿科米星的设计研究导向关注当下的与

未来的空间使用端。建筑学将要面临的问题是：未来建筑会怎样改变？这些改变必将带来与传统建筑学价值观与内核之间的矛盾，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提问，这样的改变对于人类社会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是好是坏？正是基于此，我们认为建筑学设计研究首先要理清的正是“改变”本身的原理。

三、寻找工作面与设计研究是一个整体

寻找工作面与设计研究，在阿科米星的工作中都与实际的项目实践紧密联系，因此是一组同源的问题、方法与原理、尝试与反馈的整体。这两个层面，我们打算

用一个大的目标——复杂人工世界中的设计原理与方法——加以统一，因为只有超越简单功利、超越系统的目标，才能统领我们不同时期的实践与研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用“改变”的认知打通了建筑的设计与使用的界限，用“使用”的认知打通了建筑的全生命周期，既是扩大的工作面也是主要的研究面。寻找工作面与设计研究组合成为激励我们工作的动力源泉，仿佛由两股力量的张力所驱动的大引擎（图 20）。

2015 年发表《空间冗余》，提出这不仅是当下建筑实践的既有环境，也是以城市为代表的建成环境的自然属性，这是我们首次将实践与反思归纳为系统建构的概念。2017 年在《建筑研究季刊》(Architectur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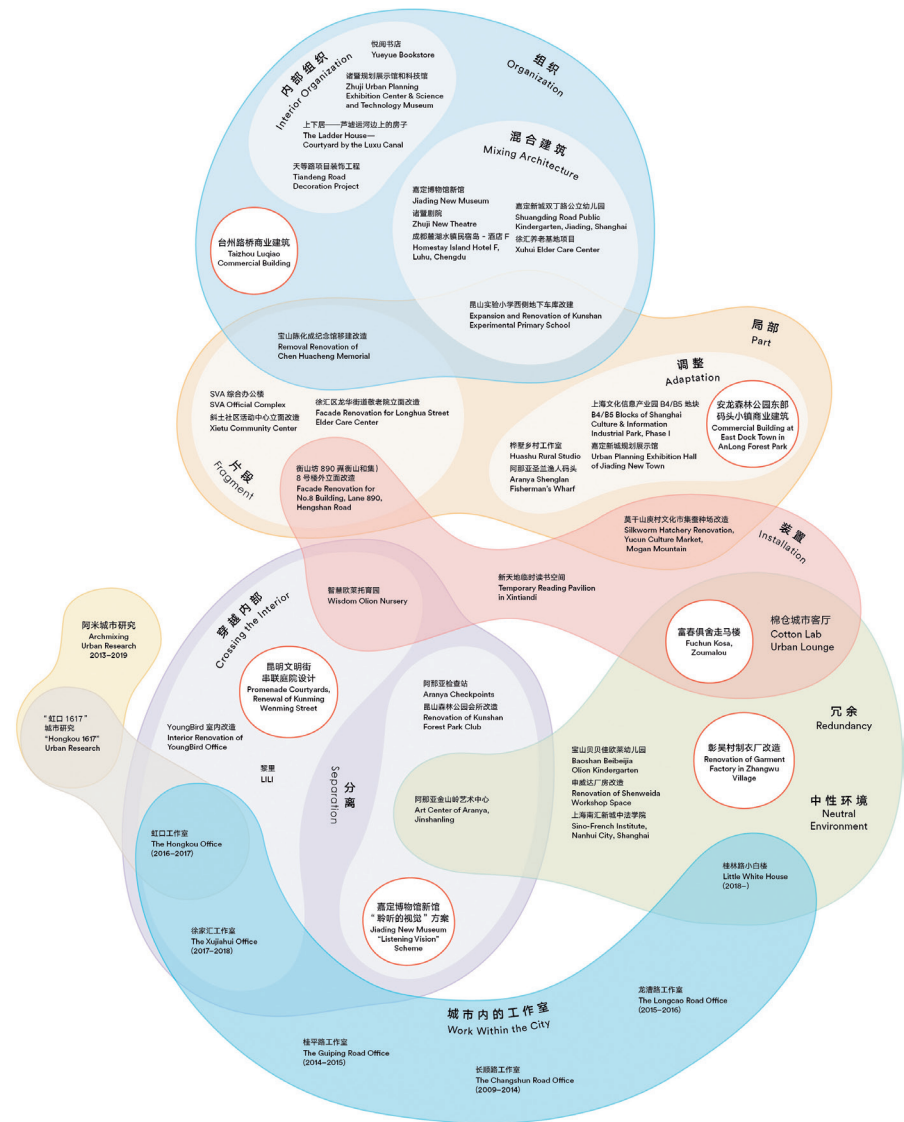


图 20：阿科米星工作概念与项目关系图

Research Quarterly) 发表《空间冗余与非识别体系》^⑤, 试图用这一组概念将认知论与方法论对应起来。同年发表《走向城市建筑学的可能——“虹口 1617 展览暨城市研究”研讨会评述》^⑥, 背景是阿科米星、冶是、同济 CEED 三个团队于 2016—2017 年在上海虹口区三号线沿线和虹口足球场附近开展城市空间调研并集体展览后, 邀请京、宁、杭、沪四地十一位学者就建筑师开展城市研究的目的、图像化再现、分类与概念、日常生活、理论化和系统化五方面展开讨论。核心议题是如何从主流学科系统所忽视的普通建成环境和日常生活中发现建筑学的新认知和新方法, 建构一种基于中国当代本土现实的建筑学——“城市建筑学”。在阿科米星用了数年时间通过项目实践与普通建筑的城市研究去解答“什么改变了既有建筑?” 这一问题后, 2018 年又发表了《看不见的改变——论使用端空间技术化的可能》^⑦, 分析了科技在建筑实践中的传导规律, 提出使用端是需要被重视的领域, 并推测了未来建筑属性的改变。也是从那时起, 团队开始摸索“什么会改变未来的建筑?” 并完成了一个用新技术改善城市公寓的设计——“FSL 空间倍增计划”。在关于未来的问题上, 我们一直认为生产体系的发展需求是主要的推动原因, 并将之与城市日常空间的使用研究视作统一的“改变”问题的两个不同维度。为此, 成立平行空间工作室, 与阿科米星一起进行日常使用适应与技术发展推动共同作用的关于空间改变的实践与研究。

2020 年, 在《改变: 阿科米星建筑思考》^⑧ 这本阿科米星的建筑理论思考专辑与《阿科米星 2009—2019》^⑨ 这本事务所的建筑实践专辑中, 我们全面介绍了过往的设计实践与研究。其中《设计研究“改变”的纲要》一文, 结合图解系统阐释了阿科米星的设计认知、对象、方法的概念与关系, 及其与改变的两个推动力量——日常使用与生产体系——之间的关系。另两篇《决定我们工作的几个因素》与《六

个超级模型》, 则系统阐述了阿科米星的实践工作面与具体项目发展与各个类别的认知与方法之间的关联。

2022 年发表的《同步的困境——空间使用者的演化趋势》^⑩ 一文, 是作为未来空间改变的设计研究的一篇问题导向的文章。其中主要谈及人的状态, 人在空间生产体系里的角色与变化。我们为这个空间设计的核心因素的前途困境深感忧虑。这样的理性感到无解的悲观与内心直觉的不甘大概也是促使我们思考并写下这些困惑的动力。无论现实环境如何改变, 设计者首先只有把这个系统的产物——设计——作为工具, 用自身——实践行为——作为方法, 尝试去搞明白自己身在其中的这个复杂人工世界系统的空间设计的原理与方法以后, 才可能有机会做出独立的判断, 并实施新的行动和改变。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 必须做的, 也是急需与处于同样语境中的中国建筑师共同去做的。

注释

- ① 庄慎. 中国庭院的生命精神[D]. 上海: 同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论文, 1997.
- ② 庄慎, 龚晨曦. 砖亭之亭: 阿纳亚金山岭艺术中心设计札记[J]. 建筑学报, 2022(6): 59-65.
- ③ 华霞虹. 消融与转变: 消费文化中的建筑[D]. 上海: 同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
- ④ 庄慎, 华霞虹. 改变即日常——阿科米星的实践综述[J]. 建筑师, 2014(02): 131-137.
- ⑤ 华霞虹, 庄慎. 改改记[J]. 时代建筑, 2016(4): 24-28.
- ⑥ 庄慎, 王迪, 邓健. 建筑结构设备一体化的“屋中屋”常州“棉仓城市客厅”改造[J]. 时代建筑, 2018(04): 97-103+96.
- ⑦ 庄慎. 城市社区开放空间的私密感和领域感——上海永嘉路 309 弄口袋广场设计策略[J]. 建筑学报, 2020(10): 22-28.
- ⑧ 庄慎, 华霞虹. 平常的开始, 平常的结果——宝山陈化成纪念馆移建改造[J]. 建筑学报 2015(12): 48-53.
- ⑨ 庄慎, 唐煜, 华霞虹. 柔性倍增——基于人工智能、移动机器人、智能立库的未来居住空间概念研究[J]. 华中建筑, 2018(03): 61-65.
- ⑩ Intra-action (内在互动) 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教授, 女性主义、哲学和意识历史研究者, 拥有

理论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背景的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 在《折中宇宙》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 也是她的“主动实在论”(agential realism) 的主要观点之一, 用以取代 interaction (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 交互) 这一概念。与后者认为先有一个预先设立的身体, 然后参与彼此之间的互动行为不同, “巴拉德认为: ‘现象是互动中(intra-acting) 的主动者(agency) 之间本体论上的不可分割/相互纠缠(inseparability/entanglement)’. ”

(Barad, Karen. (2007).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39), 这里她没有用通常的‘interaction’, 而是构造出了‘intra-action’一词, 旨在强调互动不是事先存在的实体间的交往, 相反一切事物恰恰是经由相互作用, 相互构造的方式而得以存在和展现的。而这正是‘实在’与客观性的意义所在。”颜鸿. 人的地位: 凯伦·巴拉德的“主动实在论”及其问题[J]. 哲学动态, 2012(04): 83-88. 这一概念被认为是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 理论体系中一个影响广泛的概念, 是对笛卡尔体系的挑战, 主张世界向非二元论方向发展。

⑪ Xiahong Hua, Shen Zhuang, Everyday, Change and the Unrecognisable System [J]. *Architectural Design*, 2018(6): 52-57. Wiley Press.

⑫ 阿米巴(虫) 是一种单细胞生物, 因可向各个方向伸出伪足, 以致体形不定而得名。阿米巴也是日本企业家, 京瓷公司创始人稻盛和夫创建为一种企业经营模式, 以各个阿米巴的领导为核心, 让其自行制定各自的计划, 并依靠全体成员的智慧和努力来完成目标。通过这样一种做法, 让第一线的每一位员工都能成为主角, 主动参与经营, 进而实现“全员参与经营”。

⑬ 庄慎, 华霞虹. 空间冗余[J]. 时代建筑, 2015(5): 108-111.

⑭ 王方戟, 王梓童. 图纸引导体验——上海宝山贝贝佳欧莱幼儿园设计[J]. 建筑学报 2018(01): 90-94.

⑮ ZHUANG Shen, HUA Xiahong. Learning from the Everyday World, *Architectural Research Quarterly*, 2017, Vol 21 No.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22-233.

⑯ 华霞虹. 走向城市建筑学的可能——“虹口 1617 展览暨城市研究”研讨会评述[J]. 建筑学报, 2017(9): (09): 103-109.

⑰ 庄慎. 看不见的改变——论使用端空间技术化的可能[J]. 时代建筑, 2018(03): 32-35.

⑱ 庄慎, 华霞虹. 阿科米星的建筑思考[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20.

⑲ 阿科米星. 阿科米星(2009—2019) [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20.

⑳ 庄慎. 同步的困境——空间使用者的演化趋势[J]. 建筑学报, 2022(9): 33-37.

图片来源

文中所有图片均归阿科米星建筑设计事务所版权所有。